



墨子校注

一二三



共五本

服部文庫
117
347
/



117
347
1

乾隆甲辰閏三月開琯

墨子十篇

目考附

篇目考附

靈巖山館藏版

墨子敘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寧遠地方督理軍務兼糧餉 欽賜一品頂戴沅撰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為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為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為五十三篇即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即宋本又三卷一本即親士至尙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

此本同自此本以外有明刻本其字少見皆以意改無經
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
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弨陽湖孫明
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
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
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
節葬非儒說墨者既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
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
詞是非翟之言也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
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子之言多見論語
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揚

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
當時爲墨學者流爲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
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
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
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
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
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人國必擇務而
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
節葬國家熹音湛酒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
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經
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用焉書

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間攷中山之滅在趙惠文
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
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
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
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
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若史記鄒
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
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
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十九年左傳宋饑
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
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

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沅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
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
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
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荅又亟稱楚四竟
非魯衛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
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爲名之字
作益一又作鑑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
非舊文乃若賊叛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于遂
亡之訓關叔之卽管叔實足以証聲音文字訓詁之學好
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乾隆四十八
年歲在昭陽單闕涂月敘於西安節署之環香閣

古者有司... 其... 則... 矣... 子... 而... 十...
... 則... 矣... 子... 而... 十...
... 則... 矣... 子... 而... 十...
... 則... 矣... 子... 而... 十...
... 則... 矣... 子... 而... 十...
... 則... 矣... 子... 而... 十...
... 則... 矣... 子... 而... 十...
... 則... 矣... 子... 而... 十...
... 則... 矣... 子... 而... 十...
... 則... 矣... 子... 而... 十...

墨子後敘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既刊所注墨子成
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星衍以固陋辭不獲命
敘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遷稱其善守禦
為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鬼非命上同此其所
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
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
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
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
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
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間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

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
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
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襍天下之川腓
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
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墨竅藏不通步不相過
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
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
喪法死於陵者葬於澤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
三日當爲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
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
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之服

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
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篇墨子謂公孟
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又公孟謂子墨子
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日當爲之喪亦非也云云
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墨始法之矣孔子則曰吾說夏
禮杞不足徵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尚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
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
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
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辨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
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

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
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鈎乙晉書魯勝
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
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
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
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
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襍
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曾引說
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門諸篇具古
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此書悉能引据傳
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

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
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䟽淺略
則倜然過之時則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
及星衍三人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
書當顯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未也陽湖孫
星衍撰

其能引其子句以五字介何則詩刻又刻之者其意亦
傳云厥世墨辯釋其義曰墨子嘗書作辯經以五字不
施公孫龍而其所以辨別者辨於世或謂其辨於世
正詞則與墨辯釋其義曰墨子嘗書作辯經以五字不
墨辯釋其義曰墨子嘗書作辯經以五字不
墨辯釋其義曰墨子嘗書作辯經以五字不

墨子篇目考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

唐志十五卷

宋志十五卷

君子自難而易彼

君子自易而難彼

墨子篇目考 墨子篇目考 墨子篇目考

漢書藝文志 漢書藝文志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 墨子七十一篇 墨子七十一篇

隋書經籍志 隋書經籍志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馬總意林 馬總意林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 墨子十六卷 墨子十六卷

唐志十五卷 唐志十五卷 唐志十五卷

宋志十五卷 宋志十五卷 宋志十五卷

君子自難而易彼 君子自難而易彼 君子自難而易彼

君子自易而難彼 君子自易而難彼 君子自易而難彼

三十一

靈龜先灼神蛇先暴

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為本焉戰雖有陳勇為本焉喪雖有禮哀

為本焉

脩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

然也國亦有染舜染許由桀染干辛

干舊作子說苑作干莘原有推哆韓非子

日桀有

紂染崇侯也

所染篇

聖人為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

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

自利非兼愛也

句非原文

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異室以利

其室亦非

舊訛能

兼愛

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

原作衣三領

足以朽肉

節葬篇作蔽形

三寸之棺

原作棺三寸

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

原作掘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

下無及泉上無通臭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己為政有三公政之

政之政原

三公不得

恣己為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己為政有天下字政

之

天志下篇案此文兩見皆作有大政之

斷指以存脛

原作小也

害之下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以免於

身者利

原作受傷而身得免

即謂之利

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義

女處不出則爭求

之行而自銜人莫之娶

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

原作吾

當仕汝弟子學暮年就

墨子責仕

二字補責求也

墨子曰汝聞魯人

原作語

乎有昆弟五人

父死其長子嗜酒不冝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為
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
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
遂不復求仕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
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
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
甘瓜苦蒂天下物無全美二句原書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
說人言過而行不及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何如對曰古
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為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

案史記墨翟或曰竝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
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後史
鄒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漢書子罕作子丹意
其生稍後孔子而先如孟子者歟竊謂儒與揚墨猶陰
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揚同塞路同經孟子辭闢而
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
貴兼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
孟范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
用孔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荀卿書雖不醇其禮論
篇譏墨子薄葬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親
棺槨三寸衣衾三領為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
生所見實出孔鮒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其以此
歟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墨翟撰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

宋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略

墨子十五卷

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

又三卷

樂臺注唐志不載當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為六十一篇

亡九一篇

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為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

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尚衢本同為說云荀孟皆非

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未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詖行與楊朱同

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氏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為用

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六十一篇者多

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

墨之盛獨一孟子訟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

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

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

抗吾道哉。錢曾讀書敏求記。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己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卽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月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于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書小十一篇。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

樂臺注

靈

論

墨子篇目考

靈

館刊



墨子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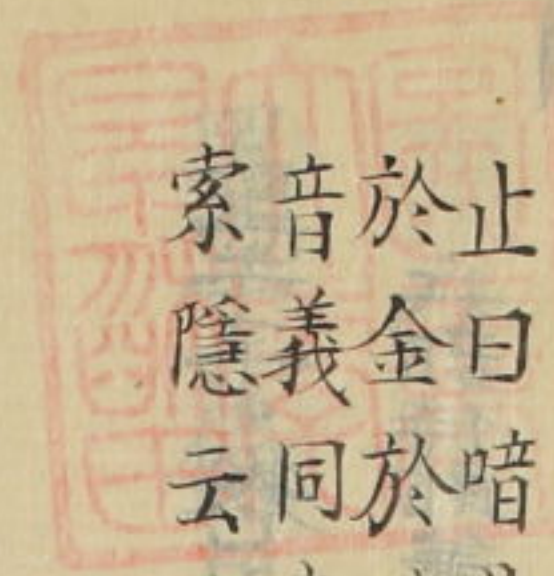
親士第一

衆經音義云倉頡篇曰親愛也近也說文解
篇云傳曰通古今辯不然謂之士此與
脩身篇無稱于墨子云疑翟所著也

入國而不存其士則亡國矣見賢而不急則緩其君矣非
賢無急非士無與慮國緩賢忘士而能以其國存者未曾
有也昔者文公出走而正讀如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
越王勾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尚與上通攝
合也謂合諸
侯郭璞注爾雅
云轟合攝同轟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
抑而大醜也猶曰安其大醜
廣雅云抑安也太上無取李善文選注云河
上謂太古無
名之君也其次敗而有以成此之謂用民吾聞之曰非

墨子卷之一

無安居也我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我無足心也言不
好利之是故君子自難而易彼厚而言處于難窮自衆人
不知足是故君子進不敗其志內不舊脫此字究其情疾
自易而難彼君子進不敗其志內不據上文增究其情疾
同猶云內雖襍庸民終無怨心言遺伏彼有自信者也是
省不疾雖襍庸民終無怨心言遺伏彼有自信者也是
故為其所難者必得其所欲焉未聞為其所欲而免其所
惡者也是故偏臣傷君諂下傷上言佞人病國君必有弗
弗之臣上必有詬詬之下禮記云言容詬詬鄭君注云教
魚格分議者延延而支苟疑誤者詬詬焉可以長生保國
臣下重其爵位而不言近臣則暗當為瘖說文云瘖不能
止日暗非此義玉篇云瘖於深切不能言暗遠臣則喑與
於金於甘二切啼極無聲也則作暗亦是索隱云吟音戶蔭反又音琴
音義同史記荆通曰吟而不言怨結於民心諂諛在側善



議障塞則國危矣桀紂不以其無天下之士邪殺其身而
喪天下故曰歸國寶歸讀如齊人不若獻賢而進士今有
五錐此其銛史記集解云徐廣曰思廉反銛者必先挫有
五刀此其錯駟案漢書音義曰銛謂利銛者必先挫有
竭招木招與喬音相近伐為韻靈龜近灼神蛇近暴灼暴為韻是故
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賁之殺其勇也西施之沈其美也吳
起之裂其事也謂事功故彼人者寡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
難守也故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
之子是故不勝其任而處其位非此位之人也不勝其爵
而處其祿非此祿之主也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深良
馬難乘然可以任重致遠良才難令然可以致君見尊是

玉篇云詆都禮切許居無所依矣故君子力事日彊願欲
謁切攻人之陰私也日逾設壯疑作莊日盛君子之道也貧則見廉富則見義當
為蕭說文云墨翟書義從弗則漢生則見愛死則見哀四
時本如此今書義字皆俗改也行者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藏於心者無以竭愛動於身
者無以竭恭出於口者無以竭馴暢之四支接之肌膚華
髮墮字當顛而猶弗舍者其唯聖人乎志不彊者智不達
言不信者行不果文選注云許君注據財不能以分人者
不足與友守道不篤徧物不博辯是非不察者不足與游
本不固者未必幾廣雅云幾微也或禾字之假音雄猶
而不脩者其後必情原濁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耗舊
未非玉篇云耗可到切減也敗也名不徒生而譽不自長
詩云耗斲下土又云耗正作耗

功成名遂名譽不可虛假反之身者也務言而緩行雖辯
必不聽多力而伐功雖勞必不圖慧者心辯而不繁說多
力而不伐功此以名譽揚天下言無務為多而務為智無
務為文而務為察故彼當為智無察在身而情反其路者
也言非智無察則所欲反其道善無主於心者不留行莫
辯於身者不立名不可簡而成也譽不可巧而立也君子
以身戴行者也思利尋焉習忘名忽焉可以為士於天下
者未嘗有也

所染第三呂氏春秋有當

子墨子言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
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必一本無而已則呂氏春秋為五

色矣後漢書注引作五入之則為五色故染不可不慎也

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舜染於

許由伯陽高誘注呂氏春秋云伯陽蓋老子也舜時師之

書五言案此云禹染於臯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

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

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桀染於

干辛呂氏春秋云夏桀染於羊辛又慎大云桀為無道干

說苑云桀用干莘班固古今人表云干辛推哆本書明鬼

崇侯與之為惡則行表又作干莘同說苑推哆云王手禽

兕虎指畫殺人古今推人多表戲雅侈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

王染於厲公長父呂氏春秋厲公穀公鼓祭公敦號王好

夷利近榮幽王染於傅公夷蔡一作祭公穀公鼓祭公敦號此

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為天下僂此戮字舉天下

不義辱人必稱四王者齊桓染於管仲鮑叔晉文染於舅

犯高偃未詳呂氏春秋高偃楚莊染於孫叔沈尹春秋

作沈尹申申高誘曰沈尹皆字大夫新序吳闔閭染於伍員

文義呂氏春秋尊師云吳王闔閭師誤如庾公差孟子儀高誘

斯專諸史記云儀名案彼有之字者如庾公差孟子儀高誘

設諸音之緩急越勾踐染於范蠡大夫種秋云大夫種文

楚之鄒人此五君所染當故霸諸侯功名傳於後世范吉

射染於長柳朔王勝呂氏春秋長張勝之子昭子高誘注

柳朔王生二人中行寅染於籍秦高彊呂氏春秋高誘注

者吉射家臣也中行寅之子苟子也黃籍秦高彊呂氏春秋高誘注

晉大夫中行穆子之子苟子也黃籍秦高彊呂氏春秋高誘注

齊子尾之子奔晉為中行氏之臣史記秦高彊呂氏春秋高誘注

晉大夫籍游之孫籍談之子吳夫差染於王孫雄舊誤作雄太宰嚭高誘注呂氏春
秋云語晉伯宗之孫楚州黎之子知伯搖一本搖染於智國張武中山尚染
於魏義偃長呂氏春秋作榘高誘注云尚魏公子牟宋康
染於唐鞅佃不禮田是禮作禮誤此六君者所染不當故
國家呂氏春秋皆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無後類君臣離
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擾者擾字之誤必稱此
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以其行理也行理性於染
當性當爲生一本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佚於治官不能
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逾危身逾辱此六君者
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
當也非獨國有染也士亦有染其友皆好仁義淳謹畏令

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理猶則段干木
呂氏春秋云田子方學于夏段干木禽子許犯學于禽滑釐此稱禽子則
墨子門人小子之文矣傳說之徒是也其友皆好矜奮創作比周則
家口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則子西易牙豎刀
之徒是也經傳或作豎貂此作刀者貂省文舊作詩曰必
擇所堪堪當爲堪必謹所堪者此之謂也此借爲法度之義儀
法儀第四法說文云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觸
義如渾天儀之儀說文云儀度也亦通與儀音相近又說文云儀度也亦通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而其事能
成者無有雖至士之爲將相者皆無法雖至百工從事者
亦皆有法百工爲方以矩爲圓以規直以繩正以縣此縣

字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史記索隱云倉中得也不巧者雖不能中放依以從事說文云仿相似猶逾已猶勝故百工從事皆有法所度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所度此不若百工辯也說文云辯治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當皆法其父母奚若與何天下之為父母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父母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學奚若天下之為學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學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當皆法其君奚若天下之為君者眾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法不仁不可以為法故父母學君三者莫可以為治法而可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故曰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

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天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惡者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奚以知天之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以其兼而有之兼而食之也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此以莫不牖羊當云豢大豬說文云牖以芻莖養牛也豢以穀芻陸德明莊子音義云司絜為酒醴粢盛潔字正作絜說馬云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絜為酒醴粢盛盛之然則以敬事天此不為兼而有之兼而食之邪天苟兼而有食之夫奚說以不欲人之相愛相利也故曰

愛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日殺不辜者得不祥焉夫奚說人爲其相殺而天與禍乎是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舊脫此字以意增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爲天子天下諸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率以詬天侮鬼賊其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國家身死爲僂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息故爲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愛人利人以得福者有矣惡人賊人以得禍者亦有矣

七患第五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當爲竟本書耕杜云楚四竟之田只作竟四鄰莫救二患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民力盡於無用財寶虛於待客三患也仕者待祿游者憂反君脩法討臣懾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爲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爲安彊而無守備四鄰謀之不知戒五患也所言不忠所忠不信六患也畜種菽粟菽正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舊脫此字一本有事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國必無社稷國稷爲韻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城傾爲韻七患之所當國必有殃當殃爲韻凡五穀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爲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仰養爲韻民無食則不可事食事爲韻故食不可

不務也地不可不立也用不可不節也立節為韻五穀盡收則
五味盡御於主不盡收則不盡御御為韻一穀不收謂之饑
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餓漢書
食貨志云負擔餽餉師古五穀不收謂之饑太平御覽引
曰餓亦饋字言須饋餉五穀不收謂之饑作飢誤此飢
字餓五穀不孰謂之大侵八字舊脫據藝文類聚增穀梁傳
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饑四穀不升謂之饑五穀不升謂之
大侵爾雅云穀不孰為饑蔬不孰為饑果不孰為荒與此
異歲饑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
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餓則損五分之四饑大侵二字舊
文類聚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故凶饑存乎國人君徹鼎食
五分之五大夫徹縣士不入學君朝之衣不革制諸侯之
客四鄰之使雍食疑一饗字說文而不盛徹驂駢高誘注
云饗執食也

秋云在中曰塗不芸塗俗寫从土本書非攻中云塗馬不
服在邊曰駢道之脩遠只作塗芸菘省文食粟婢妾不衣帛此告不足之至也今有負其子而汲者
隊其子於井中此墜正字說文云隊其母必從而道之今
歲凶民饑道餓重其子言重于此疾於隊其可無察邪故
時年說文云季穀孰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凶則民吝
且惡夫民何常此之有句為者疾食者衆則歲無豐故曰
財不足則反之時食不足則反之用故先民以時生財固
本而用財則財足故雖上世之聖王豈能使五穀常收而
旱水不至哉然而無凍餓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
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管子權數云
年旱禹五年水與此文互異莊子秋水云湯之時八年七
旱荀子王霸云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賈誼新書云禹有十

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七年之旱淮南子王術云湯之時七年旱又異此其離凶餓甚矣如離讀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食無備粟不可以待凶饑庫無備兵雖有義不能征無義城郭不備全不可以自守心無備慮不可以應卒是若慶忌無去之心不能輕出言慶忌雖勇猶輕出致死昔吳王患慶忌之在鄰國恐合諸侯來伐要離詐以負罪出奔戮妻子斷右手如衛求見慶忌與東之吳渡江中流順風而刺慶忌事見吳越春秋內傳夫桀無待湯之備故放紂無待武之備故殺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滅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貴而不為備也故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寶瓜守為韻此三者國之具也故曰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

役徒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槨舊作槨俗寫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當為謝荀子王霸云臺榭甚高楊倞曰謝榭同陸德明左氏音義云榭本亦作謝知古無榭字死又脩墳墓故民苦於外府庫單於內史記云王之威亦單矣集解云徐廣曰單亦作殫索隱云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故國離寇敵則傷如離讀民見凶饑則亡此皆備不具之罪也且夫食者聖人之所寶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周書云夏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墨蓋夏後故義略同辭過第六室辭受之字非其有也子墨子曰古之民作上古之民未知為宮室舊脫此字據太平御覽增時就陵阜而居穴而處下潤濕傷民三句太平御覽節

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財家足以待旱水凶饑者何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也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呂氏春秋適音云不充則不詹高誘曰詹足也詹讀如澹然無為之澹文選注云許君注淮南子云澹足也古無从貝字此俗寫府庫實滿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王其為衣服則與此異矣冬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為錦繡文采靡曼衣之鑄金以為鈎珠玉以為珮當為佩古無此字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為身服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以此觀之其為衣服非為身體皆為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

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國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飲食時素食而分處故聖人作誨男耕稼樹藝古只作執說文云執種也从壘夙持而種之以為民食其為食也足以增氣充虛疆體適腹而已矣故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作斂於百姓以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鼈太平御覽引此鼈炙作庖鼈作鱉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美食方丈舊作前方丈三字今據文選注兩方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方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操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飾饜饜說文云飯傷溼也人君為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舊為餒說文雖舊脫此字云餒饑也雖舊脫此字增覽欲無亂不可得也君實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為食飲

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為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
聖王作為舟車以便民之事其為舟車也全太平御覽引作完固
輕利可以任重致遠其為用財少而為利多是以民樂而
利之故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舊作止一本如此一足用故民
歸之當今之主其為舟車與此異矣全固輕利皆已具必
厚作斂於百姓以飾舟車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
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
民饑人君為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饑寒並至
故為姦袤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太平御覽引君實云而國亂矣
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為舟車不可不節凡回於天地
之間包於四海之內天壤之情陰陽之和莫不有也雖至

聖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聖人有傳天地也則曰上下四
時也則曰陰陽人情也則曰男女禽獸也則曰牝牡雄雌
也真天壤之情雖有先王不能更也雖上世至聖必蓄私
不以傷行故民無怨官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
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眾當今之君上俱作主其蓄私也大國
拘女累千小國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無妻女多拘無
夫男女舊作子一本如此失時故民少君實欲民之眾而惡其寡
當蓄私不可不節凡此五者聖人之所儉節也小人之所
淫佚也儉節則昌淫佚則亡此五者不可不節夫婦節而
天地和風雨節而五穀孰衣服節而肌膚和

三辯第七

此辯聖王雖用樂而治不在此三者謂堯舜及湯及武王也

言論於樂也

程繁太平御覽引作程子問於子墨子曰聖王不為樂昔諸侯倦於

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竿瑟之樂農

夫春耕夏耘說文云穎除苗間穢秋斂冬藏古只息於聆

當為是也缶是也是也字之壞之樂今夫子曰聖王不為樂

此譬之猶馬駕而不稅太平御覽弓張而不弛無乃非有

血氣者之所不能至邪子墨子曰昔者堯舜有茅茨者茅

舊作第期今据且以為禮且以為樂湯放桀於大水環天

自立以為王事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

命曰護又脩舊作循今九招已上十六字舊脫今据太

伊尹作為大護歌武王勝殷殺紂環天下自立以為王

成功立無大後患因先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象周成

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呂氏春秋云周公為三象乃成王之樂此云象又是武王作未

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

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治逾

寡自此觀之樂非所以治天下也程繁曰子曰聖王無樂

此亦樂已若之何其謂聖王無樂也子墨子曰聖王之命

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饑而食之者智也因為無智矣

今聖有樂而少此亦無也言人所以生者食之利但必以知饑而食之否則非智今聖人

雖用樂而少此亦無違干聖人無下疑有脫字

墨子卷之一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二

兵部侍郎兼察院右副御史巡撫陝西寧遠地方督糧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畢沅注

尚賢上第八 說文云賢多才也玉篇云有善行也尚與上同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眾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任於眾賢而已曰然則眾賢之術將柰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眾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后國之善

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
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當佐
左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
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
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
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
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
不辟親疏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
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
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爲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
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于國中

之衆四鄙之萌人

萌氓字
之假音

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

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

富

舊作異
本如此

一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爲鑿一門有盜

人入門其自入

言所從
入之門

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

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
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
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
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
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宮服事以勞殿賞殿讀如
奔而殿量功
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
之舉公義辟私怨辟讀如
舉之辟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

舜於服澤之陽

未詳其地服與蒲音之緩急或即蒲澤今蒲州府

授之政天下平

禹舉益於陰方之中

其地

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於庖

廚之中

韓非子云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湯乃僅

知其賢而舉之文選注云魯連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得意故尊為宰舍又云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授

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置罔之中

詩免置有公

侯腹心之語而為說恐此詩即賦閎夭泰顛事古者書傳未湮翟必有据

授之政西土服故當

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

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

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

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

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以不

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尚賢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國家欲脩

保而勿失故一本作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

盧云當云尚賢之為政本何

以知尚賢之為政本也曰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

則治自愚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是以知尚賢之為

政本也故古者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

貴富不嬖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

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是以民皆勸其賞畏其

罰相率而為賢者以賢者眾而不肖者寡此謂一本進賢

然後聖人聽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

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
使治邑凡所使治國家官府邑里此皆國之賢者也賢者
之治國一本有也蚤朝晏退蚤字同早聽獄治政是以國家治
而刑法正賢者之長官也夜寢夙興收斂關市山林澤梁
之利以實官府是以官府實而財不散賢者之治邑也蚤
出莫入耕稼樹藝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國
家治則刑法正官府實則萬民富上有以絜爲酒醴粢盛
以祭祀天鬼外有以爲皮幣與四鄰諸侯交接內有以食
饑息勞將養其萬民外有以懷天下之賢人是故上者天
鬼富之外者諸侯與之內者萬民親之賢人歸之以此謀
事則得舉事則成入守則固出誅則彊故唯昔三代聖王

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諸侯者此亦其法已既
曰若法若猶未知所以行之術則事猶若未成是以必爲
置三本何謂三本曰爵位不高則民不敬也蓄錄不厚則
民不信也政令不斷則民不畏也故古聖王高予之爵重
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夫豈爲其臣賜哉欲其事之
成也詩曰告女憂卹誨女序舊作予鬱孰能執熟鮮不
用濯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不可以不執善承嗣輔佐
也譬之猶執熟之有濯也將休其手焉古者聖王惟毋得
賢人而使之卅讀如貫般爵以貴之般讀如頒裂地以封
之終身不厭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
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

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當為寧經典通用此憂感在臣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亦欲效人以尚賢使能為政高予之壽而祿不從也夫高壽而無祿民不信也曰此非中實愛我也假藉而用我也古無借字只用藉說文序有假借字从人俗寫亂之夫假藉之民將豈能親其上哉故先王言曰貪舊作食一於政本如此者不能分人以事厚於貨者不能分人以祿事則不與祿則不分請問天下之賢人將何自至于王公大人之側哉若苟賢者不至乎王公大人之側則此不肖者在左右也不肖者在左右則其所譽不當賢而所罰不當暴王公大人尊此以為政乎國家則賞亦必不當賢而罰亦必不當暴若苟賞不當賢而罰不當暴則是為賢者不勸而為暴

者不沮矣是以入則不慈孝父母出則不長弟鄉里居處無節出入無度男女無別使治官府則盜竊守城則倍畔君有難則不死出亡則不從使斷獄則不中分財則不均與謀事不得舉事不成入守不固出誅不彊故雖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之所以失措其國家傾覆其社稷者已此故也古字以已通一本作以非何則皆以明小物而不明大物也今王公大人有一衣裳不能制也必藉良工有一牛羊不能殺也必藉良宰故當若之二物者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賢使能為政也逮至其國家之亂社稷之危則不知使能以治之親戚則使之無故富貴面目佼好則使之佼好則使之音說文云佼好則使之佼好則使之音說文云豈必智且

佼好也玉篇云
佼音狡妖媚也

有慧哉若使之治國家則此使不智慧者治國家也國家之亂既可得而知已且夫王公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此其故何也曰若處官者爵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夫不能治千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則此官什倍也夫治之法將曰至者也日以治之日不什脩知以治之知不什益而子官什倍則此治一而棄其九矣雖日夜相接以治若官官猶若不治此其故何也則王公大人不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以尚賢使能為政而治者夫若言之謂也以下賢為政而亂者若吾言之謂也今王公大人中實將欲治其國家

欲脩保而勿失胡不察尚賢為政之本也且以尚賢為政之本者亦豈獨子墨子之言哉此聖王之道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距年下篇作豎年猶云遠年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則此言聖之不失以尚賢使能為政也故古者聖王唯能審以尚賢使能為政無異物雜焉天下皆得其利古者舜耕歷山史記云鄭元曰在河東水經注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舜井在二水出焉二說在今山西南永濟縣南誘注淮南子云歷山在沛陰成陽也一曰濟南歷城山也水經注又云周處風土記曰記云耕於歷山而始寧荆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櫪故曰歷山與鄭說異括地志云蒲州河東縣歷山南有舜井又云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二所又姚墟云生舜處也及媯州歷山舜井皆云舜所耕處未詳也案說各同陶河瀕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正義曰按於曹州濱河

作瓦器也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
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或陶所在水經注漁雷澤太平御
陶也雷澤則亦以山西永濟說為強也鄭元曰雷澤北通
引也濩澤地理志有濩澤水郡有濩澤縣四解云鄭元曰
澤今屬濟陰縣有濩澤水郡有濩澤縣四解云鄭元曰雷澤
澤里雷首山下有澤亦云舜所漁也堯得之服澤之陽澤
疑蒲舉以為天子與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伊摯有莘
氏女之私臣漢書作嫫玉篇嫫嫫二同色臻切有嫫國說
春秋本味云有伊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於空桑之中獻
其君其君不令伊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於空桑之中獻
氏有伊氏不可伊人養之長而賢湯聞伊於空桑之中獻
喜以伊氏為媵送女高誘曰伊讀曰莘有莘在河南海陳
留縣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
也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
或云在陝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
西邵陽非親為庖人湯得之舉以為已相與接天下之政
治天下之民傳說被褐帶索庸引史記索隱築乎傅巖國書

傳云傅巖在虞虢之界史記索隱云在河東太陽縣又夏
靖書云猗氏十里河西岸吳坂下便得隱穴是說所潛身
處也案今在山西平陸縣東二十五里武丁得之舉以為三公與接天下之
政治天下之民此何故始賤卒而貴始貧卒而富則王公
大人明乎以尚賢使能為政是以民無飢而不得食寒而
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故古聖王以審以尚
賢使能為政而取法於天雖天亦不辯貧富貴賤遠邇親
疏賢者舉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然則富貴為賢以得
其賞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者是也
所以得其賞何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愛之從而利
之又率天下之萬民以尚尊天事鬼愛利萬民是故天鬼
賞之立為天子以為民父母萬民從而譽之曰聖王至今

不已則此富貴為賢以得其賞者也然則富貴為暴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三代暴王桀紂幽厲者是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其為政乎天下也兼而憎之從而賤之又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賤傲萬民是故天鬼罰之使身死而為刑戮子孫離散室家喪滅絕無後嗣萬民從而非之曰暴王至今不已則此富貴為暴而以得其罰者也然則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誰也曰若昔者伯鯀帝之元子廢帝之德庸既乃刑之于羽之郊郭璞注山海經云今東海蓬萊縣乃熱照無有及也言其罪積用弗成亦則此親而不善以得其罰者也然則天之所使能者誰也曰若昔者禹稷臯陶是也何以知其然也先王之書呂刑

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有辭有苗孔書作鰥寡肆孔書作逮在下明明不常孔書不作常鰥寡不蓋孔書作不蓋德威維孔書作畏德明維明乃名三后孔書作命恤功於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孔書作折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維假一本作殷於民則此言三聖人者謹其言慎其行精其思慮索天下之隱事遺利以上事天則天鄉其德鄉讀如向下施之萬民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故先王之言曰此道也大用之天下則不究一本作小用之則不困脩用之則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周頌道之曰聖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於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與天地同

常則此言聖人之德章明博大埴固埴訓黏土堅牢之意以脩久也

故聖人之德蓋總乎天地者也今王公大人欲王天下正

諸侯夫無德義將何以哉其說將必挾震威彊今王公大

人將焉取挾震威彊哉傾者民之死也民生為甚欲死為

甚憎所欲不得而所憎屢至屢即屢字省文史記或作自屢漢書或作婁皆訓數

古及今未有嘗能有以此王天下正諸侯者也今大人欲

王天下正諸侯將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後世故不察

尚賢政之本也當云不察此聖人之厚行也

尚賢下第十

子墨子言曰天下之主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

之眾也刑法之治也然而不識以尚賢為政其國家百姓

王公大人本失尚賢為政之本也若苟王公大人本失尚

賢為政之本也則不能毋舉物示之乎今若有一諸侯於

此為政其國家也曰凡我國能射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

能射御之士我將罪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

為必能射御之士喜不能射御之士懼我賞因而誘之矣

曰凡我國之忠信之士我將賞貴之不忠信之士我將罪

賤之問於若國之士孰喜孰懼我以為必忠信之士喜不

忠不信之士懼今惟毋以尚賢為政卅同慣下同其國家百姓

使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一作夫以為政於天下使天下

之為善者勸為暴者沮然昔吾所以貴堯舜禹湯文武之

道者何故以哉以其唯毋臨眾發政而治民使天下之為

善者可而勸也

高誘注淮南子云而能也古通

為暴者可而沮也然則此

尚賢者也與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同矣而今天下之士君子居處言語皆尚賢逮至其臨衆發政而治民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乎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之財材同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之財不能制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不使之也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王公大人有一罷馬不能治必索良醫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實知其不能也必不

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逮至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親其一危弓罷馬衣裳牛羊之財與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舊脫此字一本有於大也此譬猶瘖者而使為行人聾者而使為樂師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富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舜耕於歷山陶於河瀕漁於雷澤疑即恆交於常陽山之陽堯得之服澤之陽立為天子使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昔伊尹為莘氏女師僕僕僕也女師見詩云言告師使為庖人湯得而舉之立為三公使接天下之政治天

下之民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書正義云尸子云傳巖在北海之洲孔傳云傳巖在虞虢之界園土之上史記殷本紀云說為晉靡築於傳巖食故此云衣褐帶索庸築於傳巖之城武丁得而舉之立園土也為三公使之接天下之政而治天下之民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傳說也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惟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上可而利天能而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推而上之古者聖王既審尚賢欲以為政故書之竹帛琢之槃孟傳以遺後世子孫於先王之書呂刑之書然王曰於孔書來有國有土孔書國告女訟刑孔書女作爾訟作詳在今而安百姓孔書爾是女何擇言人孔書無女字何敬不刑何度不及孔書

非字作能擇人而敬為刑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可及也是何也則以尚賢及之於先王之書豎距字年之言然曰晞夫聖武知人晞疑當以屏輔而身此言先王之治天下也必選擇賢者以為其羣屬輔佐曰今也天下言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曰然女何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辟同莫若為賢為賢之道將柰何曰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飢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若飢則得食寒則得衣亂則得治此安生生今王公大人其所富其所貴皆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也今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焉故必知哉若不知使治其國家則其國家之亂可

得而知也今天下之士君子皆欲富貴而惡貧賤然女何
為而得富貴而辟貧賤哉曰莫若為王公大人骨肉之親
無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此非可學
能者也使不辯德行之厚若禹湯文武不加得也王公大
人骨肉之親寔瘖聾暴為桀紂不加失也是故以賞不當
賢罰不當暴其所賞者已無故矣其所罰者亦無罪是以
使百姓皆攸一作本心解體沮以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
相勞來也腐臭餘財臭殍而不相分資也隱慝良道慝即
異文隱匿之字亦寫以心而不相教誨也若此則飢者不
知經典慝惡字即匿也推而上之以是故昔者堯有舜舜有禹禹有皋陶
此下有湯有小臣武王有閔天泰顛南宮括散宜生紂拘文王于
脫文羑里於是散

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雜斯之乘元玉百
工大貝百朋元豹黃羆青豸白虎文皮千合以獻于紂以
費仲而通紂見而悅之乃免其身得此不勸譽且今天下
殺牛而賜之見淮南子道應訓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實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
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而天下和庶民阜是以近
者安之遠者歸之日月之所照舟車之所及雨露之所漸
粒食之所養故尚賢之為說而不可不察此者也尚賢者
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得而知也... 無王公大人... 天賦百致... 珠璣... 卷之二...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二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二

靈巖山館刊

墨子卷之三

六經皆藉於古之聖人而後立也

尚同上第十一篇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眾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是剛分以疑也才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厲巧餘財不以相分大善本功也則雖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甚矣夫明者天下之所以

治也

墨子卷之二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寧等處地方督糧務兼理糧餉欽賜一品頂帶墨沈注

尚同上第十一

楊倞注荀子尚作上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時蓋其語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舊作非是也字也是倒今以意改以內者父子兄弟作怨惡離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藥相虧害至有餘力不能以相勞腐朽餘財不以相分舊本朽俱作列非說文云朽腐也或以文隱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虐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政嘗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

子天子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
以爲三公天子三公旣以立以天下爲博大遠國異土之
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畫分萬國說文云畫界也
立諸侯國君諸侯國君旣已立以其力爲未足又選擇其
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正長旣已具天子發政於
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而與皆以告其上上之所
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過則規諫之下有善則
一本傍薦之上同而不下比者此上之所賞而下之所譽
作必也意若聞善而不善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弗能是上之
所非弗能非上有過弗規諫下有善弗傍薦下比不能上
同者此上之所罰而百姓所毀也上以此爲賞罰其明察

以審信是故里長者里之仁人也里長發政里之百姓言
曰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其鄉長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
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若不
善行學鄉長之善行則鄉何說以亂哉察鄉之所治者何
也鄉長唯能壹同鄉之義是以鄉治也鄉長者鄉之仁人
也鄉長發政鄉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者必以告國君
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去若不善
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則國何說
以亂哉察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
以國治也國君者國之仁人也國君發政國之百姓言曰
聞善而不善必以告天子天子之所是皆是之天子之所

非皆非之去若不善者學天子之善言去若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則天下何說以亂哉察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天下之百姓皆上同於天一而不上同於天則菑猶未去也菑川字之假音菑不耕田也見今若天飄風苦雨湊湊而至者西湊月氏正湊同臻太平御覽作義云湊音臻此天之所以罰百姓之不上同於天者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聖王為五刑請以治其民譬若絲縷之有紀說文云紀絲別也罔罟之有綱說文云綱維絃繩也所連收天下之百姓不尚同其上者也

尚同中第十二

子墨子曰方今之時復古之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蓋其

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非其義而非人之義故相交非也內之父子兄弟作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列舊作列見上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是故選擇天下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立以為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既以立矣以為唯其耳目之請請當為情下同不能獨一同天下之義是故選擇天下贊閱賢良聖知辯慧之人置以為三公與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天子三公既已立

矣以爲天下博太山林遠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設以爲萬諸侯國君使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國君既已立矣又以爲唯其耳目之請不能一同其國之義是故擇其國之賢者置以爲左右將軍大夫以遠至乎鄉里之長與從事乎一同其國之義天子諸侯之君民之正長既已定矣天子爲發政施教曰凡聞見善者必以告其上聞見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已有善傍薦之上有過規諫之尙同義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則賞之萬民聞則譽之意若聞見善不以告其上聞見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已有善不能傍薦之上有過不能

規諫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則誅罰之萬民聞則非毀之故古者聖王之爲刑政賞譽也甚明察以審信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賞譽而畏上之毀罰是故里長順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義里長既同其里之義率其里之萬民以尙同乎鄉長曰凡里之萬民皆尙同乎鄉長而不敢下比鄉長之所是必亦是之鄉長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學鄉長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鄉長之善行鄉長固鄉之賢者也舉鄉人以法鄉長夫鄉何說而不治哉察鄉長之所以治鄉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鄉之義是以鄉治其鄉而鄉既已治矣有率其鄉萬民以尙同乎國君曰凡鄉之萬民皆上同乎國君而不敢下比

國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國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
言學國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國君之善行國君固國
之賢者也舉國人以法國君夫國何說而不治哉察國君
之所以治國而國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
國之義是以國治國君治其國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國之
萬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國之萬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
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
不善言學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學天子之善行天子
者固天下之仁人也舉天下之萬民以法天子夫天下舊
子一本何說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
如此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夫既尚同

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若天
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
疫戾字飄風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
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故古者聖王明天鬼之所欲不
避天鬼之所憎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是以率天
下之萬民齊戒沐浴潔為酒醴粢盛本書多作以祭祀天
鬼其事鬼神也酒醴粢盛不敢不蠲潔犧牲不敢不腍肥
珪璧幣帛不敢不中度量春秋祭祀不敢失時幾聽獄不
敢不中幾讀如分財不敢不均居處不敢怠慢曰其為正
長若此是故出誅勝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尚同為政者
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若此今天下之人曰方今之時天

鬼之福可得也萬民之所便利而能彊從事焉則萬民之
親可得也其為政若此是以謀事得舊脫此字舉事成入
守固上者天鬼有厚乎其為政長也下者萬民有便利乎
其為政長也天鬼之所深厚而彊從事焉則天下之正長
猶未廢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亂者何故之以也子墨
子曰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譬之若有苗
之以五刑然苗舊作量昔者聖王制為五刑以治天下選文
而民不犯疑此間脫文章服注引此云畫衣冠異章服逮至有苗之制五刑以亂天下
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也是以先王之書呂刑之
道當云曰苗民否用練折則刑孔書作弗用靈制以刑唯
作五殺之刑曰法孔書殺則此言善用刑者以治民不善

用刑者以為五殺則此豈刑不善哉用刑則不善故遂以
為五殺是以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則此
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以為讒賊寇戎則此豈口
不善哉用口則不善也故遂以為讒賊寇戎故古者之置
正長也將以治民也譬之若絲縷之有紀而罔罟之有綱
也將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是以先王之書相
年之道曰相年當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
輕大夫師長輕當為卿盧云下篇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
均則此語古者上帝鬼神之神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
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錯讀如將以為萬民興利除
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故古者聖王之為若此今王公

大人之為刑政則成此政以為便譬讀如宗於父兄故舊以為左右置以為正長民知上置正長之非正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尚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若苟上下不同義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足以沮暴何以知其然也曰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賞吾將賞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賞則眾之所非曰人眾與處於眾得非則是雖使得上之賞未足以勸乎上唯毋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曰人可罰吾將罰之若苟上下不同義上之所罰則眾之所譽曰人眾與處於眾得譽則是雖使得上之罰未足以沮乎若立而為政乎國家為民正長賞譽不足以勸善而刑罰不沮暴則是不

與鄉吾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若有正長與無正長之時同則此非所以治民一眾之道故古者聖王唯而審以尚同而讀與能同舊脫審字文選注引作能審以尚同今據增以為正長是故上下情請為通文選注引作是故上下上有隱事遺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積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數千萬里之外有為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賞之數千萬里之外有為不善者其室人未徧知鄉里未徧聞天子得而罰之是以舉天下之人皆恐懼振動惕慄不敢為淫暴曰天子舊作下一本如此之視聽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能使人之耳目助已視聽使人之吻助已言談使

人之心助已思慮使人之股肱助已動作助之視聽者眾

則其所聞見者遠矣助之言談者衆則其德音之所撫循者博矣助之思慮者衆則其談謀度速得矣助之動作者衆即舉其事速成矣故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垂名於後世者無他故異物焉曰唯能以尚同爲政者也是以先王之書周頌之道之曰載來見彼王一本作載見聿求厥章則此語古者國君諸侯之以春秋來朝聘天子之廷受天子之嚴教退而治國政之所加莫敢不賓當此之時本無有敢紛天子之教者詩曰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謀即此語也古者國君諸侯之聞見善與不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是以賞當賢罰當暴不殺不辜不失有罪則

此尚同之功也是故子墨子曰今天下之王公大人士君

子請將欲富其國家衆其人民治其刑政定其社稷當若

尚同之不可不察此之本也當云此爲政之本也

尚同下第十三中興書目云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者即此已上諸篇非有異本

子墨子言曰知者之事必計國家百姓所以治者而爲之

必計國家百姓之所以亂者而辟之辟同然計國家百姓

之所以治者何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

則亂何以知其然也上之爲政得下之情則是明於民之

善非也若苟二字舊倒明於民之善非也則得善人而賞

之得暴人而罰之也善人賞而暴人罰則國必治上之爲

政也不得下之情則是不明於民之善非也若苟不明於

民之善非則是不得善人而賞之不得暴人而罰之善人不賞而暴人不罰為政若此國眾必亂故賞不得下之情而不可不察者也然計得下之情將柰何可故子墨子曰唯能以尚同一義為政然後可矣何以知尚同一義之可而為政於天下也然胡不審稽古之治為政之說乎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為人若苟百姓為人是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千人千義逮至人之眾不可勝計也則其所謂義者亦不可勝計此皆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是以厚者有闕而薄舊作蕩一者有爭是故天下之欲同一天下之義也文選注引作古者同天之義是故選擇賢者立為天子天子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次立

為三公三公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天子也是以分國建諸侯諸侯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治其四境之內也是以選擇其次立為卿之宰卿之宰又以其知力為未足獨左右其君也是以選擇其次立而為鄉長家君是故古者天子之立三公諸侯卿之宰鄉長家君非特富貴游佚而擇之也將使助治亂刑政也故古者建國設都乃立后王君公奉以卿士師長此非欲用說也唯辯而使助治天助明也今此何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則是上下相賤也何故以然則義不同也若苟義不同者有黨上以若人為善將賞舊作毀一之若人唯使得上之賞而辟百姓之毀是以為善者必未可使勸見有賞

也土以若人爲暴將罰之若人惟使得上之罰而懷百姓
之譽是以爲暴者必未可使沮見有罰也故計上之賞譽
不足以勸善計其毀罰不足以沮暴此何故以然則欲同
一天下之義將柰何可故子墨子言曰然胡不賞使家君
試用家君發憲布令其家曰若見愛利家者必以告若見
惡賊家者亦必以告若見愛利家以告亦猶愛利家者也
上得且賞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家不以告亦猶惡賊
家者也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舊作禍一本若
家之人皆欲得其長上之賞譽辟其毀罰是以善言之不
善言之舊脫四字一本有家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
人之賞而暴人之罰則家必治矣然計若家之所以治者

何也唯以尙同一義爲政故也家旣已治國之道盡此已
邪則未也天下當脫之字一本爲家數也甚多此皆是其
家而非人之家是以厚者有亂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家君
總其家之義舊脫此字一本有以尙同於國君國君亦爲發憲布
令於國之衆曰若見愛利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國者亦
必以告若見愛利國以告者亦猶愛利國者也上得且賞
之衆聞則譽之若見惡賊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國者也
上得且罰之衆聞則非之是以徧若國之人皆欲得其長
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民見善者言之見不善者言本
國君得善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則
國必治矣然計若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能以尙同一義

為政故也國既已治矣天下之道盡此已邪則未也天下
之為國數也甚多此皆是其舊脫此字一本有國而非人之國是
以厚者有戰而薄者有爭故又使國君選其國之義以義
一本無此字是尚同於天子天子亦為發憲布令於天下之眾曰
若見愛利天下者必以告若見惡賊天下者亦以告若見
愛利天下以告者亦猶愛利天下者也上得則賞之眾聞
則譽之若見惡賊天下不以告者亦猶惡賊天下者也上
得且一本則罰之眾聞則非之是以徧天下之人皆欲得其
長上之賞譽避其毀罰是以見善不善者告之天子得善
人而賞之得暴人而罰之善人賞而暴人罰天下必治矣
然計天下之所以治者何也唯而非一本無此字以尚同一

義為政故也天下既計非一本作已治天子又總天子之義以
尚同於天故當尚用之為說也尚同一本作之天子可以
治天下矣中用之諸侯可而治其國矣小用之家君可而
治其家矣是故大用之治天下不窺爾雅云窺聞小用之
治一國一家而不橫者若道之謂也故曰治天下之國若
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意獨子墨子有此而先王
無此其有邪則亦然也聖王皆以尚同為政故天下治何
以知其然也於先王之書也大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
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孔書無此言見淫辟不以告者其罪
亦猶淫辟者也故古之聖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論以自左
右羽翼者皆良外為之人助之視聽者眾故與人謀事先

人得之與人舉事先人成之先之二字一本譽令聞先人

發之唯信身而從事故利若此古者有語焉曰一目之舊

此字一本視也不若二目之視也一耳之聽也不若二耳之

聽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舊脫此字彊也夫唯能信

身而從事故利若此是故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千里之

外有賢人焉其鄉里之人皆未之均聞見也聖王得而賞

之千里之內有暴人焉其鄉里據上文當有未之均聞見

也聖王得而罰之故唯毋以聖王為聰耳明目與豈能一

視而通見千里之外哉一聽而通聞千里之外哉聖王不

往而視也不就而聽也然而使天下之為寇亂盜賊者周

流天下無所重足者何也其以尚同為政善也是故子墨

子曰凡使民尚同者愛民不疾民無可使曰必疾愛而使

之改信而持之富貴以道其前明罰以率其後為政若此

雖舊作唯欲毋與我同將不可得也是以子墨子曰今天

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為仁義求為士上欲中聖

王之道下欲中國家百姓之利故當尚同之說而不察當

不可尚同為政之本而治要也當云治

不察之要也

